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子襄魏侈
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魏
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
侯都都一作斯
世本
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武仲生莊子
絳莊子生獻子荼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襄
子生桓子駒桓子生文侯斯世次與史記不同
文侯

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史魏世家）

六年城少梁（史魏世家）

八年復城少梁（史記年表）

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史魏世家）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史魏世家）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史魏世家）

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說苑復恩

又呂覽樂成

史樂毅傳初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衛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同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

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韓詩屈侯鮒作趙蒼）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

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如臣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璜翟璜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璜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

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黄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璜默然變色内慚不敢出三月

呂覽舉難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決以問李克李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璜進

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自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直為我累耳又莊子田子方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璜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璜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

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璜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璜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

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
翟璜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吴起而西河之外寧
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
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
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
大夫者爵禄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
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璜對曰君母弟有公孫
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

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說苑臣術）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歸心焉（韓詩卷八 淮南子人間）

高士傳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於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亦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

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益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地一作勢）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

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禄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呂覽期賢又新序卷五

又淮南子修務語稍別司馬唐且作司馬庾

呂覽尊師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于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

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

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

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

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史魏世家

韓詩卷九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

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

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

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

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
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說苑賢尊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
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
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
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
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
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賤者若不

得意納屨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令太子擊前

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説苑敬慎

韓非子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漢書道家鄭長者一篇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説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

受令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楚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呂覽下賢又說苑尊賢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

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
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
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
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說苑奉使

韓詩卷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為嗣

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未有所使也倉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賫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倉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遂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

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倉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倉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列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

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製新繒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取之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

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觀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千一作十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

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

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以足富（史滑稽傳補）（史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

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說苑政理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貴

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長四百碩官糴三百碩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長三百碩官糴二百碩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三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糴其五十碩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碩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碩收三分之一中饑七十碩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碩收五分之一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

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之告矣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史貨殖傳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不信人讒也鄒陽上梁王書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顧文侯曰何貧乎曰臣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

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金樓子
符子同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以荆伯柳為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者左右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

韓詩卷九按此等語屢見轉相附會耳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求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說苑政理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

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也

韓詩卷十又新序卷五淮南子道應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鑠以象犀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姓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史孫吳傳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皆以為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

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卷八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說苑尊賢淮南子道應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

任座趨而出次及翟璜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璜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尚在於門翟璜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曰微翟璜則幾失忠臣矣呂覽自知

新序一卷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

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我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曰善復召翟璜入拜為

上卿事同而二臣互異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

人韓子外儲左詳國策少異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羮文侯出其僕曰君亦何得於箕季乎文侯曰吾一見季而得四焉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云固然者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豈不能具五

味哉教我無多斂于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吾何無得於季哉新序卷六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

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說苑君道與師曠晉平公事相類

十二國史　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躭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捨之懸琴於壁以為戒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

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新序卷二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

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說苑反質

莊周貧者往貸粟于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

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劒刎頭腐肉暴骨于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閒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玆言三賢于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說苑奉使

繹史 褚少孫補史記云淳于髡獻鵠於楚又韓詩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魏

武侯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史魏世家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

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
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
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陣三萬以服鄰敵故強
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
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
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
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問

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吳子圖國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絶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

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寛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壊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德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

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

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呑敵者必加其爵
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
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彼武侯曰善（吳子料敵）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内察其進以知其止
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
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
知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
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

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吳子料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

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
人鋒鋭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審能達此勝之主也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
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
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所謂治者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
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
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起事魏文侯時為西河守文侯卒又事武侯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史孫吳傳又說苑貴德國策畧同

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持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

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壙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

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
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
威震天下
尉繚子　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
臨難決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
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
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

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表深植而不能僨不得其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矣（呂覽）

慎小

韓子（外儲左）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

創而父死於涇水之戰今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又說苑復恩畧同

吴起謂商文曰吴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盖魏臣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皷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呂覽執一）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韓子外儲左）